皇明文衡

一七

928
コ
17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八

神道碑

兵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兼尚書鄺公神道碑

王直

兵部尚書鄺公既卒之明年

皇帝悼念不已詔特贈少保兼兵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而官其子儀爲主事儀奉公衣冠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而述公之行請文以刻諸墓道嗚呼公故人也其可辭公諱埜字孟質别號朴齋郴之宜章人曾祖某祖某皆有學行而不仕父子輔爲學官縣令名重當時及公貴祖父皆贈兵部左侍郎妣李氏王氏皆贈淑人公早喪母祖母李撫育之見其不凡最鍾愛曰是子能大吾門公孝友勤儉

出於天性而撫弟妹尤篤其於學問不待程勸選爲邑庠生
而泰和王敬先爲訓導循循善教公亦勉勉善學學成取進
士遂入都察院理刑獄以廉平得名永樂癸巳拜監察御史
時
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阻滯命公往察之衆謂將起大
獄公往擒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
通矣
上頷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公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
人皆應死公爲開陳其可矜狀甚明
上然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以取財亡逃之人則受
賕縱之去弊積滋甚公廉得之歸至關悉擒治抵罪弊爲之
省丙申北京營造執役之人累鉅萬

上念有病者命醫與善藥又慮其奉　行不謹命公察視之公
躬履其地令潔其穢污而時其藥食由是病者多不死戊戌
石州人有詣　闕告變者曰州民與陝人羣聚千餘謀不軌
上擢公爲陝西按察副使往理其事果實即以官軍勦戮毋
貽民患賜之楮幣給驛而還之公至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
言冀脫死即具以聞
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陝右饑華亭宜川尤
甚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憂之乃移旁縣粟賑焉羸病不
能興者命官府煑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至納渭憂歸道聞
父喪哀毁甚每號痛輒欲絶其治喪一用古禮其祭亦如之
服除拜應天尹　輦轂之下賦急役繁公一以養民爲務事
無大小苟可以興利去害無不用其心至於市征田稅皆酌

其平豪猾不得爲輕重賓興之歲公設科取士厚其禮而峻
其防得人爲多且樽節其費以待會試故事集而民不擾視
異時蓋省十三四歲大孰麥有兩岐者民歸德於公公拒弗
受正統改元進拜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尚書王公往視
師公獨任其事
上嘉其才荆湘民多隸戎伍公家亦與焉至是特除其籍以
示寵己未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公奏曰此陰氣爲沴兵陰
也皆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
上慰勉之師征麓川公舉蔣貴可任卒有功衆人以爲知人
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
能來者終身不得代公請各於都司試之人以爲便時有言
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之人各適其土性下羣議衆依違其問
公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
動胥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
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爲
上言之多見信從己巳邊報虜入寇
上命治軍旅而權姦獨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及 詔下大臣
皆以爲不可卽上章請留不聽公從行出關屢奏言虜犬豕
不宜屈
至尊惟指麾諸將足以成功不聽權姦惡其數言事欲踈之
勑公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少
留懷安就醫藥公曰
天子在前吾爲大臣豈可託疾求自便力疾而往至雲中
車駕回鑾然行止疾徐惟權姦所命至宣府虜寇踵至公深

以爲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皆不報最後公詣行殿中前請權姦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抗言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懼我權姦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王公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虜四面集矢下如雨衆奮欲戰又爲權姦所沮須臾師覆公遇害蓋八月十五日也生於洪武乙丑其月其日年六十五娶吳氏有賢行子男一卽儀女一嫁同里士人歐陽瑄孫男三琦琳珍公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見重於士大夫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此其平生大節也權姦誤國而卒陷焉豈獨公之不幸哉嗚呼銘曰

允毅鄭公逢時之隆學古入官荐躋顯庸執法在 朝爲名御史再陞外臺其行愈偉京尹堂堂百郡所瞻惟少司馬戎律有嚴遂陟夏卿君子所重噫其逝矣云誰不慟人道之大曰義與仁仁義不違何愧於天刻文墓碑貞以貽趾永永不亡庶其在此

禮部右侍郎謚文肅錢公神道碑

公諱幹字習禮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初吳越歸宋子孫皆顯仕其爲吉州防禦使曰惟濟子昕遂家廬陵三傳至貴和徙吉水諸源爲望族曾祖以吉祖立志父好德母赤岸陳氏皆以德義重鄉里公生而喜學父母兄弟皆鍾愛凡所師友者見其文敏而思深且多出腹稾莫不奇其才從學南昌訓導顏子明而卒業於翰林修撰張伯穎永樂六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中第十時

車駕幸北京廷試不果由是從容京師閒縱觀 聖朝政化

之美聲明文物之盛四方萬國謳歌朝覲之會同而才益進
九年廷試取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尋陞檢討叅史職甲辰
會試命公爲同考八月
仁宗皇帝即位一新庶政陞翰林侍讀與知制誥洪熙元年
賜勑褒贈父母及封其妻　勑同修
太宗皇帝實錄
仁宗皇帝升遐
宣宗皇帝正大位勑修
仁宗實錄公亦與焉時有詔許焚黄公承命以往丙午促
名還京偕太子少保金幼孜等入見命完修實錄二年春闈
則命公爲同考官三年戊申元夕賜文武近臣觀燈萬歲山
賜宴公及文臣賦詩以進賜之鈔四年八月應天府鄉試奏
請考官命公爲之十二月朔是日霜寒甚
上命光祿賜在廷文臣羊酒以禦寒曰
皇祖考在位每旦常有賜今朕多事忘之汝勿忘五年
兩朝實錄成　賜金織襲衣銀幣考禮部會試陞翰林侍讀
學士蒙給誥命贈父以己官母與妻皆贈宜人痛寵命之不
主及也哭之過哀七年
駕過史館有作併賦招隱之歌以示近臣蓋是時天氣清明
聖心悅豫懷賢覽古悠然天趣之高發見於吟詠於此蓋可
見也八月考北京鄉試十年乙卯春
宣宗皇帝晏駕
今皇帝即位二月上
宣宗尊號賜白金秋九月詔修

宣宗實錄十二月賜文綺丙辰正月改元正統大臣建議開
經筵　詔可其奏公與為講官三月
上臨軒策士公讀卷勞以羊酒賜宴于禮部戊午四月進
宣宗實錄
上御奉天門慰勞甚至賜白金文綺織金衣襲陞翰林學士
賜宴于禮部八月應天府鄉試命公為考試官四年充廷試
讀卷官六年考北京鄉試七年壬戌為行婚禮賜紗衣紗帽
金相帶等物九年甲子三月大新國學成
上祇謁　先聖躬行釋奠禮幸彝倫堂命祭酒司業以書易
進講從臣坐聽公與其列七月公上章乞致仕弗允且降勑
諭天下憲臣及縣令有難其任察舉以聞公舉所知而人以
為當十年乙丑禮部春試

上復命為考官三月進五倫書蒙賞賚冬十月　欽陞禮部
右侍郎公以老病懇辭弗獲諭使就職　朝廷稽古右文事
多由禮部公夙夜祇慄惟恐有弗稱
上又命兼署吏部公益謹畏不自寧求去益切　詔許之公
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詩公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快
人莫不以為榮而喜　聖德之厚也公孝友忠信篤於倫誼
厚生送死君子稱之至姻戚故舊亦無悖於理者在位三十
餘年以文章議論為士類所敬樂於教人學者亦樂從之遊
典文衡者八讀卷者二佳時暇日擇勝往遊長篇短章發於
歌咏以揚太平之盛美及老而歸頤老之堂子孫侍教者十
五年凡所著述論思聯為大卷有應制集詞垣藁詞垣續藁
歸田藁藏于家後世傳焉天順四年九月嬰疾五年四月益

甚五月二十二日終于正寢春秋八十有九訃聞
上爲之嗟悼命禮部賜祭工部爲治祠墳謚曰文肅配王氏
繼娶曾氏皆有賢行子二長鸞停先卒次鳳躍習舉子業女
一人孫男某曾孫男某初公之歸卽欲爲安樂窩得地于其
里洲背山而營焉至是鳳躍以其親戚高僉憲所述行狀請
於予曰先考文行公知之且交最久神道之碑非公孰宜爲
予老且病不得辭乃勉副其意詩曰

洲背之山有崔者墳是誰所營武肅令孫惟此令孫克勤帝
載由唐而興日廣且大歸于有宋以德以仁衣冠相傳有土
有民天祚忠孝賢者相繼維時能來繄公是視公之遊此旌
旆于于山雲來瞻風卷雲舒植木有本矖水有源公之本源
人其式旂公每來歸子孫翼翼誦詩讀書有永無斁惟公世
家海內所聞政事文章亦煥 其羣我與爲友式篤于義九十
而終尚利後嗣 公官三品神道有碑我作銘詩百世之詒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保
寧陽侯追封濬國公謚武靖陳公神道碑銘

李賢

永樂初靖難功臣不下數十人然克享祿位於悠久者鮮矣
惟太保寧陽侯陳公歷事
五朝出藩入衛凡六十餘年而以令終嗚呼盛哉公諱懋字
舜卿鳳陽壽州人高祖萬曾祖福三祖大一俱追封涇國公
妣皆涇國夫人父亨從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以功陞都指揮使洪武三十二年從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復以功進都督同知卒贈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謚襄敏毋韓
氏涇國夫人襄敏公三子長恭嗣爲都督同知次忠府軍前
衛指揮使季即公也器宇宏遠識見超卓尤負膽氣工騎射
年弱冠即從父領兵爲前行凡霸上廣昌蔚州大同白溝濟
南之戰與父同功又禦敵于單橋藁城西寨東平固鎮小河
戰尤力累陞右都督永樂初論功行賞進封奉天翊衛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伯食祿壹千石子孫世襲
賜誥券賚予甚厚六年受 詔佩征西將軍印總兵鎮守寧
夏 賜寶鏹白粲牛羊以爲戒嚴之費公至鎮號令一新凡
胡人降附者親撫綏之務得其歡心乃已七年選精兵自將
大敗虜于境外由是殘孽遠遁邊塵爲之一清捷聞加封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侯食祿一
千三百石子孫世襲復賜誥券及貂蟬冠服錦綺寶鏹八年
春
上親征北虜公將左掖兵十一年冬還鎮十二年春
上復親征公仍將左軍俘馘甚衆明年還鎮十四年夏有報
虜酋馬哈木死者公未之信曰是欲懈我邊備也即申飭諸
將固守已而虜衆果來見有備而退二十年春
上復北征公率所部兵以從還京 賜玉帶金綺龍衣且聞
公有女賢淑禮聘入宮冊封麗妃尋命歸寧父母賚予駢蕃
當世無與爲比二十一年 詔公統陝西寧夏甘肅三鎮兵
出勦叛虜公率衆直抵賀蘭山擣其巢穴盡收其酋長也先
土干部落及其牛馬駝羊數萬凱還
上大悅寵賚有加二十二年復隨

上北征師還以公爲殿至京遂領前軍都督府事
仁宗皇帝登極以公勛戚有勞加太保復官其長子昭爲勛
衛
宣宗皇帝臨御待公尤厚樂安州之平公領京營兵衛
上有功還有金帛人口之賜二年復鎮寧夏三年春奏徙靈
州城以便防守四年春得玄白二兎以進
上賜璽書奬諭兼有玉帶龍衣馬圖之賚六年還京十年命
佩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正統改元
今上皇帝嗣位念公勛戚之舊　召還奉朝請十三年冬福
建民鄧茂七作亂僞稱闡王勢甚猖獗
上曰此賊非老將不能平　特命公率師往討之至浙江有
欲分兵先守海口者公曰如此是絶其走路則爲死寇矣不
從明年春師次建寧有欲屠沙尤二縣者公曰如此則益堅
賊心矣乃下令諭之俾各復業能斬賊首者官賞與王師同
於是降者日衆公曰賊勢已孤無能爲也乃五路進兵一鼓
而收之凱還賞勞加等命領中軍都督府事尋兼領宗人府
事景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改元
皇帝復位恩遇益隆固辭宮師許之六年春忽得疾踰秋不
能起上言臣老死不足恨惟
陛下以生民爲念任賢用能以圖太平之治則國家幸甚
上覽之惻然曰看卿所奏足見忠誠宜尚加調治以副朕懷
久之醫藥弗效遂薨時天順癸未七月十六日也距生洪武
己未二月九日享年八十有五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封濬國公謚曰武靖遣官諭祭加賻

及營葬事
東宮及諸王亦各致祭公偉觀脩髯語音洪亮胷懷磊落敬
禮文士雖位極人臣未嘗妄自尊大而南征北伐口不言功
當爲中興名將稱首配嚴氏封寧陽侯夫人早卒子男六人
長即昭次曰福寧俱早卒次曰晟爲勳衛次曰潤次曰瑛次
曰昂女五人長適應城伯孫傑次即
恭順榮穆麗妃次適東勝右衛指揮使張昭次適府軍左衛
指揮使張輪次適都督同知馬良潤等卜以是歲某月某日
與嚴夫人合葬于都城西香山之原銘曰
壽有陳宗父子傑特涇公濬公後先開國
文皇靖難孰多勛勞涇公輔之首秉節旄奮武桓桓所向披
靡大事垂成星殞于壘濬公承之以篤世忠鼓勇前馳涇公
是同躍馬揮戈到處蹀血乃伯乃侯成此茂烈金符虎節屢
鎮邊陲于征于待無遠不隨閫寇勵勳東南震恐濬公征之
遂輯其衆巍巍勛戚歷事
五朝龍衣玉帶惟
帝之寵壽嘏既純允顯六紀容與承平宿將無幾煌煌慼冊
賁此令終生死哀榮孰如濬公西山嵯峨佳城在側史臣勒
銘千載輝赫
恭順侯追封涼國公謚忠壯吳公神道碑銘
天順辛巳逆賊曹欽謀爲不軌潛俟七月二日早朝入內爲
亂恭順侯吳公先於是夜一鼓聞之即與其弟廣義伯琮約
總兵懷寧伯孫鏜走詣長安門告變於是禁門不啓賊計遂
窮舉火燒禁門公等率兵勦殺奮不顧身賊雖誅滅公已捐

軀矣嗚呼先機告變公之忠也殺賊喪元公之勇也然則逆
賊之敗豈非公之功乎
皇上聞公之歿哀悼殊深輟視朝一日追封涼國公謚忠壯
凡秘器諭祭賻儀之類悉從厚典復命有司爲營塚壙以安
葬之蓋篇念勛戚之臣爲
社稷而死故報功之典倍蓰尋常也既而琮詣予泣且告曰
先兄不幸歿於鋒鏑茲欲立石墓前以白於世非先生之文
不可辭弗獲按通政司參議趙君昂之狀公諱瑾字廷璋其
先西涼人祖諱允誠永樂中累以戰功封恭順伯父諱克忠
嗣伯爵洪熙初以戚里恩進封恭順侯正統甲子以征虜功
加太子太保己巳秋禦寇北邊力戰而死追封郃國公謚壯
勇母楊氏封郃國夫人叔父克勤官至左軍都督府左都督
亦同兄歿于陣追封遵化伯謚僖敏公生而英銳襟度爽闓
親賢好善未嘗以門第驕人以故搢紳士大夫樂與之游相
與議論古今講說道義而公頗能識其旨趣尤閑武藝精騎
射方其父叔禦虜之際公亦在陣中發矢射虜洎父叔矢盡
而亡公始就執其酋長念公忠義之後釋之乃還京遂嗣父
爵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公以勛戚隨侍應對稱　旨自是日備顧問賚予
甚厚尋命理左軍都督府事公益感激夙夜效勤一旦遭變
委身則其允蹈忠義視乃父乃叔爲無愧矣公生於永樂癸
巳十二月一日享年四十有九配李氏故會寧伯之女有淑
行封侯夫人生子男二長曰鑑次曰鏞次曰錫女一適指揮
使劉玉琮嗣廣義伯遵化公之子卜以是年八月某日葬公

於順天府房山縣之新莊從先兆也銘曰
世祿之家忠義無幾有若吳門展也無比彼美忠壯虎視眈
眈遭化之姪邠公之男忠以捐軀壯以禦侮相繼如歸先照
中土飭終追榮惟
帝之恩匪
帝之私惟以報勛閒矣泉宮西山之麓秘器旅陳穹碑載陸
仁者有後公則成仁銘以貞之可千萬春

禮部尚書致仕贈大保謚忠安胡公神道碑銘

我
朝名公鉅卿聰明特達者多矣若器識宏遠福壽隆長
惟武進胡公一人嗚呼休哉公諱濙字源潔別號潔菴其先
淮安宿遷人有諱藩者仕劉宋為太子左衛將軍遷豫章數
傳至諱瓛者仕唐為侍御史子常州刺史瓔生持因家于常
遂為武進人持四世孫曰宿仕宋為樞密副使宿十一世孫
曰中立為常州制置中立生昭公之高祖也曾祖庸仕元為
江浙儒學提舉祖禎為常州路醫學錄考宗仁隱居不仕皆
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曾祖妣章
氏祖妣徐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髮白彌月方黑
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觀公
見僧卽笑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為
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自幼端重不好嬉戲弱冠入邑庠
洪武中領鄉薦登庚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遷右給事
中公勤識大體士林譽之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奏對稱
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丁亥

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廵遊天下以訪異人為
名實察人心向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孝順事實
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在
湖廣間最久丙申秋還 朝丁內艱乞終制不允尋進禮部
左侍郎明年往巡江浙諸州授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均襄還
朝時
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 行在所
上臥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
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
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
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先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仁宗嗣位特 賜誥命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嘗有
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未幾閱章
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之而 龍馭上賓矣
宣宗皇帝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洪熈乙巳冬公自
南京來朝
上素重公及入見顧問良久即留任行在禮部事宣德改元
春進尚書是歲秋漢王謀叛事覺公賛
上親征事平公受賞賚甚厚復給叛者家屬四人丁未
賜誥命授資善大夫復賜近第一區於長安右門外給閽者
二人戊申

上嘉公忠勤特賜銀章四其二曰文恭世家曰清和恭靜蓋
嘉美褒美之也尋以公生辰　賜宴於其第秋八月公扈從
巡邊至會州而還己酉命兼詹事府事夏五月復扈從北巡
時常民有豪橫者旣抵于法悉以田宅賜公辛亥命兼行在
戶部事　聖節御製詩一章賜公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三
公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賜宴盡醉而罷
新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勳戚公卿皆往賀公公以為盛事
立石廳事之右倚任益隆每燕見
上虛心問曰卿有何言得其章奏即施行之時有芝產于公
署人以為公和氣所召
今上皇帝踐祚亦惟圖任舊人待公尤厚凡軍國重務皆與
聞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每考績必有賚予甲子以年至

七十上章乞致仕
上以公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己巳
上親征北虜命公留守京師秋八月進太子太傅階榮祿大
夫景泰初賜誥命辛未春公因災異數見乞放免以回天意
不許尋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二俸兼支公固辭一俸癸
酉復　賜誥命進階光祿大夫自後每歲引年乞歸皆不許
丙子復因災變乞賜罷黜亦不許時公年八十二忽疾作艱
於步履明年
皇上復位公喜不自勝扶疾入　朝而筋力不可强矣遂乞
謝事且辭師傅二職
上方重用耆舊憫其老皆從之　陛辭賜白金寶鏹金織襲
衣給驛舟以歸復賜璽書有卿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

故無改厥常之諭歸之日鄉人老稚聚觀者以億萬計公陳所受賜於堂感激泣下遣家子長寧詣　闕申謝
上念公歷事　累朝遂官長寧爲錦衣衛世襲鎮撫俾歸終養公之弟克恭克寧克誠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髮燕樂於一堂遂扁曰壽愷優游桑梓者七年疾復作召諸子前曰爾輩圖報　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逝天順七年八月八日也享年八十有九終之夕常州守卓天錫夢公來辭已而聞終大以爲異訃聞
上爲之震悼贈太保謚忠安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恩榮始終世莫與比公爲人平易寛和廉靜寡慾自奉淡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事
列聖無纖毫過舉蔚然爲一代名臣立　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長者暇則手不釋卷喜爲詩文晚年譽望益尊其酬應愈劇曾不厭倦所著有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録醫藥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有律身規鑑俱行于世公配范氏早卒累贈夫人繼張氏累封夫人子男四人長曰錤即長寧居母喪廬墓有司聞于
朝旌其門曰孝子次曰鈃以武舉得官没於王事次曰鑨錦衣衛指揮僉事次曰錭女三人長贅林玘次適成國公朱儀次適陽武侯薛琮孫男一人曾孫男一人銘曰
大明盛時有臣胡公從容其間以篤其忠始爲夕郎乃教胄子輿論攸歸多士咸喜作賓春宮遂長春官
列聖倚之四海乂安國之老成進位師傳謚恭維人翊我

皇度公在　朝廷六十春秋祿位優游莫之匹休公身雖亡
中有不死懿行崇功昭彼信史
皇恤耆英曠典是承隧道有碑儒臣刻銘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輔
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爲吉州刺史因家吉
州又數世孫贊仕宋爲戶部侍郎徙居泰和代有顯人曾祖
以道祖子與隱居不仕父伯貞仕　國朝爲肇慶知府俱以
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
早喪母而父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
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　明年登進士第
時
太宗皇帝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
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
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
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
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
再幸北京公在扈從遂與修
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
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
宣宗爲皇太子慎選宮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

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誥勑皆以屬公又兼記注至
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
宣宗即位與脩　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
學士有白金彩幣襲衣寶鏹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今上嗣位詔脩　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
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涖部事宗伯
胡公大喜闔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
書郭璡去位詔以公代之　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善大夫
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擬事嫁禍於公給舍御史交
章論列乃直公誣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秋北
虜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
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　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
初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公累疏求退不
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并辭
師傅二職　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忠清之操簡于朕懷之
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鏹賜之給驛舟以歸公方面脩髯器宇
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
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
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
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
拭目海內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罷廷
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

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

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行于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上爲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于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公配陳氏累封一品夫人先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積翰林檢討居母憂以卒次曰穎次曰穆次曰稠女三人長適梁相次適蕭禎次適袁傑孫男十人曾孫男七人禎等卜以天順七年正月六日葬于邑之信實鄉高坪之原乃以公所爲墓誌示賢請銘其神道賢從公遊最久公未嘗待以屬吏又引之同升平生之知未有過於公者謹次第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國之明昌蘖彼才賢有一挺生繄豈偶然侃侃王公天賦其秀有聲燁然大江之右鑾坡鳳閣容與翱翔惟學之昌惟譽之芳遂秉鈞衡不倚不忒百司庶府位稱其德位稱其德乂我烝民

列聖汝嘉保傅師臣公之旋歸既祿且壽國藉耆龜士仰山斗公之云亡軫我

聖衷節惠二名錫命三公有美哀榮無然愧怍銘在豐碑元老之墓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九

神道碑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忠肅王公神道碑　彭時

公諱翺字九皐姓王氏其先世家欒州自公之父避元季兵亂徙居滄州之鹽山故今爲鹽山人公生有異徵氣清貌秀甫十歲能讀書父卽勉以仕進克自勤勵學遂有成永樂乙未登陳循榜進士第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甲辰授大理寺左持正因詿誤左遷行人宣德丙午用廬陵楊文貞薦陞行在山東道監察御史當是時任風紀者多事矯激惟公謹重達大體上下賢之乙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勑鎮守江西政不苛刻吏民畏愛未幾往浙江除土豪理鹽

法能聲大著己未四川松潘番賊爲患命將往征以公參贊
軍務公欲懷以恩信有來降者卽以所賜白金寶楮易牛酒
犒之番酋商巴感悅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一十八寨邊境
以寧辛酉出鎮陝西飭兵備壬戌往遼東提督軍務時遼東
守將屢失機
朝廷以爲特簡任公且授以便宜之權公至守將以下庭參
公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得其再三哀請乃已於是官軍
咸股慄莫敢不用命逾月躬出巡邊治障塞嚴斥候仍簡閱
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其治訴訟
尊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
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至死
其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曰
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璟後爲將
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癸亥陞左副都御史丁卯率師出境
破虜有功陞右都御史己巳陞左都御史是年秋虜酋也先
分掠寇廣寧公下令堅壁清野以困之賊乃遁去公在遼東
十數年勤訓練廣儲蓄食足兵强爲諸邊最其拔用將校如
施聚焦禮輩皆以勇畧知名亦非他邊所有也綏懷東夷女
直恩威兩盡往來朝貢者無不惕威而感德景泰壬申
名理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太保會廣東西賊寇擾攘兩鎮將
官互相觀望不卽捕　朝廷命公總督兩廣軍務公至推誠
撫諭蠻夷向化者多思恩知府岑瑛土官也屢有勞效或疑
其反側公令瑛領兵屯桂林聽調人言乃息其他土官有爭
職者公度勢量情予奪得宜人心帖服癸酉少傅王文端公

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年且老矣　朝廷思得剛明果斷者以
濟之乃召公還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士夫以得人相
慶乙亥公年踰七十乞致仕不允已而乞歸展省又不允命
有司爲公起第于縣郭西蓋以慰安其心也公掌銓衡子子
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察其實而於抑僥倖杜請託尤嚴選法
爲之一清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罷舊宮僚公上疏乞致仕南陽李文達公言於
上曰王翺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用益
篤已而文達被讒黜公力言其淳實可用以故文達復被寵
任焉當是時
上眷遇公加隆特官其子國子生竑爲錦衣衛副千戶而賞
賚以金玉束帶錦繡衣服銀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

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從　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
臣惟公言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後決也每召見便
殿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辛巳秋加太
子少保甲申
今上嗣位賜銀五十兩鈔五千緡是冬命遇雨雪免朝叅乙
酉春復加太子太保公年雖高精力如少壯人然無歲不引
手致仕皆蒙　優詔褒答勉留不果行丁亥公有疾
上命中貴挾御醫往視并致　白粲上尊之賜七月疾益篤其
請益懇切
上不得已允之居數日遣中貴齎　賜勅諭幷金織衣一襲
銀三十兩鈔三千緡時已不能就道至十一月六日卒于京
邸距其生洪武甲子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

上聞訃嗟悼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諡忠肅遣官諭祭營墳
給驛送還其鄉以卒之明年五月初二日葬于帽架圖之原
曾祖進昌祖大老父得林俱贈榮祿大夫大子太保吏部尚
書曾祖妣徐祖妣劉妣張俱夫人配宋氏先公二十三年卒
累贈夫人次張氏亦先卒子男一郎竚也女一適河南參政
賈傑孫男二長田次疄國子生女二曾孫男女二公天資仁
厚操履端方居官涖政謹繩墨蹈規矩一毫不苟且其待人
外若毅而中實寬利好惡所加善者悅而惡者不怨論事語
簡而質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持己廉潔無私而自奉甚
儉薄自初仕勤勞于外與晚處 廟堂皆然未嘗以壯年異
其心蓋年愈高而志愈勤守愈約忠 君愛國之誠愈篤而
不懈眞厚德君子也跡其所以享盛福榮名無愧於古之大

臣者其在此歟大宗伯姚公 狀公行詳且實矣公子竚欲刻
石置于神道請予文之予素敬重公苟可以焯德信後義奚
容辭惜予文不足以既其實也銘曰
有美王氏世居于欒積善秉義隱處是安避兵臨山遂定厥
家再傳而顯揭德振華其振伊何自公特起降誕之祥虹光
兆異乃勵儒業乃第科名游歷顯位駿望鏗鍧公出四方憲
度淸肅弊革利興兵民攸服其在 中朝恪秉銓衡賢才彙
進治道乃成公何能然惟德之進惟公惟廉惟勤惟愼公以
接物繩直準平廉以律己玉潔水淸勤以涖事夜寐夙興愼
以存心晨惕夕兢祇事
五朝始終若一爲 國元老爲士矜式官躋一品壽踰八旬
推今較古如公幾人公今往矣疇不嗟悼匪私于公惟德是

好渤海故郡高墳峩峩於乎 忠肅千載不磨

姚文敏公神道碑

惟姚氏系出有虞其先家汴梁宋南渡徙居桐廬世傳詩禮多知名士而未甚貴顯貴顯自公始公諱夔字大章損菴其别號也生一歲而孤性資穎異克志于學十三遊邑庠博通經史爲文雄健有奇氣正統戊午以春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會試辭乙榜入太學祭酒李公時勉司業趙公琬一見器重之少保楊公溥聞名且遣子墹從學而公不自滿復遊鄒忠愍公之門請益士大夫莫不高其志壬戌會試中第一與從弟龍俱登進士人榮耀焉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以脩德弭賢選風憲立謚法等八事爲 言多見採納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雨應期至丙寅持 節册封 晉府徐溝等王未還而毋夫人卒公以不及奉湯藥爲恨號慟幾絕葬祭一以禮己巳服闋復舊任是秋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大臣勸進郕王議未決詢諸六科公曰社稷大計爲大臣者當任之而詢諸小官何邪事乃定十月虜騎犯京城禁兵出戰未大捷公請遣 敕名邊將楊洪等領勁騎入援虜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廷臣薦公才堪大任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振舉廢墜刑獄以清壬申改南京禮部奉使雲南考察官吏癸酉還[redacted]朝留任禮部丁丑正月景泰不豫尚書胡公濙在告公强之出率文武群臣問安且請復立[redacted]皇太子正位東宮疏成未上而
英廟已從石亨等請出復位矣亨因挾私弄權軒輊大臣而進退之調公南京刑部已而有言公才者

英廟悟驛名至京轉禮部左侍郎賜二品服戊寅調吏部時
王公翊爲冢宰選用人才資公爲多癸未遷禮部尚書先是
典禮者未愜人望公任之奏對從容儀度閒雅
英廟喜曰禮官眞得人矣甲申
今上嗣位公贊襄大禮中節合宜首開經筵　命公侍列有
白金文綺寶楮之賜乙酉成化紀元
上躬耕籍田幸大學悉從公請而行禮成宴賜有加公嘗云輔
政當謹諸始丙戌秋率群臣上封事有思艱難崇節儉謹名
爵戒逸欲之言
上欣然嘉納勉諭甚至丁亥正月賜金織麒麟文綺戊子復
率群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服食言
動宜悉遵
祖宗舊制言激切有感動意是秋
慈懿皇太后崩卜異葬內閣執不可公率群臣覆奏詞嚴而
義正於是合葬祔廟之禮以成公在禮部所知貢舉僥倖止
息凡遇災異必引咎辭職疏上輒蒙慰留復乃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於是衆知　朝廷倚重
公者至矣尋轉吏部尚書寔己丑六月也公釐正銓法務愜
輿論品藻人物必得其情至於方面轉遷亦必以序有欲撓
之者卒不變辛卯秋通前秩滿九載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
年酒寶楮以示獎勞是冬彗出軒轅公上疏反覆諷諫葢有
感悟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
四方漸覺多故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

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因再上疏乞歸田
不允憂形于色疾遂作
上命太醫朝夕診視仍遣中官賜羊酒米麪臨問比卒
上震悼賜賻鈔萬緡遣禮部尚書鄒幹諭祭贈榮祿大夫少保
諡文敏　命工部造墳兵部具舟歸其喪所以貴終之典厚
矣公手神秀朗氣度宏偉言論侃侃達大體居官從政精敏
踰人按擢人才無間新故有以嫌疑騰謗者公不與辯亦不
為之變節隱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立朝三十餘年憂國
憫民恒存念慮事有可為必勇為之惟恐已後人先每
廷議大政大事正色昌言人皆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
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
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公所為文豪宕富贍似其為人所

存蠧蠹堆稿一十卷其四書本經義學者式之公生永樂甲
午十二月十七日卒成化癸巳二月九日享年六十曾祖鼎
祖伯華父惟善有隱德以公貴始贈父徵仕郎吏科給事中
後累贈父及祖俱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屠累贈
夫人配王氏內助賢能累封夫人子男三璧甲申進士兵部
郎中璽國子生瑩女四一適鄉貢士吳春先卒一適國子生
陸垵餘未行其長男女四人俱王出幼者俱側室全出孫男
三敏敬敔女二璧扶柩南還以卒之明年閏六月二十五日
葬于邑金牛山之原立石神道來徵予文予以疾固辭而請
益堅顧予與公同朝父相知為最深自公之逝予悼惜尤至
豈可終無一言以副孝子之心哉乃為采摭誌狀序次如右
繫之銘曰

山川間氣生名賢才高意廣氣浩然讀書下筆文湧泉科名屢占多士先拜官禁近拱　御筵羽儀燦爛孤鳳騫時乎景泰天順間兩京三品看屢遷雲龍風虎會當年文昌高朗凌
台躔仰輔
天皇司化權四方英俊歸陶甄公於是時任調元淄深負重如山淵忠言讜論累百篇致君欲過堯舜前心勤事左思歸田終情未遂殊憂煎翻然長往不少延六十甲子纔周天四海蒼生嗟棄捐百身莫贖有淚漣我
皇聞訃誠哀憐贈官錫諡恩禮全英靈歸葬桐江堧金牛山色開雲煙隧碑巍峩澤且堅神龜贔屭蟠旋焯德有辭可細鐫芳名耿耿百世傳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爲吳郡崑山人五世祖秀實惇重好義元季有暴僧聚徒事焚刼爲鄉里害秀實卽圖上其事于官捕斬之時稱爲葉義士曾祖茂林妣朱氏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兵科都給事中贈山西右叅政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强記下筆驚人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因勸游邑庠遂駸駸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
英皇北狩[redacted]郕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廷之賊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

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　監國郎位頒賞廷臣
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内府軍匠悉遣征
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
軍器于天津以張外援四三日間凡七八疏悉合機宜虜既
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
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恥無不雪讐無不復矣
今効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
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
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
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
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
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　陵寢何其如　郊廟壇壝

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
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即兼程以進除貪害賑饑
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為天下
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
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為　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
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
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有　旨令尚
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北虜南
蠻為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
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
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輙形于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姦佞恤生民禦外患爲主其有裨於時政爲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賛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煖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

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奬諭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爲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于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英宗果韙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已請益兵

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

今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之法
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
堡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既
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
于邊襃恤已往賢臣為方來勸
上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冬持
節封　瀋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
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京民之饑者全活甚
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
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
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
意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劃削　邊墻增築城堡收

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　近效而亦足為長
便也
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
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可屬悅服焉至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
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卿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
日坐後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月
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五
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緡謚為文莊遣官諭祭營葬以
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邑之積善鄉溢瀆之原公為人溫雅
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跂古人居家惇孝友涖官清慎
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
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

雜家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爲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公凡再娶先金氏贈淑人繼耿氏刑部尚書耿清惠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晨補國子生娶副使張和女女三人一適貢士虞臣一許夏景澄一尚幼公之卒也晨不在側冢宰尹公旻率僚屬經紀其喪事既又狀公行畀晨晨奉以徵予文且曰先父雅愛先生幸勿辭而公內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意以請因撫狀言著其槩系之銘曰

古稱才難今世尚然彼長此短用各一偏優於政矣其文叵傳文或工矣政譽弗宣達觀于世百靡一全而公兼之寧不爲賢惟公問學有本有原公之操履金石其堅清文達識自視無前檢身約已猶恐或愆敭歷中外逾三十年忠君愛民心實勤拳言惟婉切用適方圓惠浹于民威行于邊緬懷鄉衮我其隨肩謀謨事業期著後先何志之遠而去之遄位不滿德繫命于天墓門有碑德烈是鐫於乎文莊百世不諼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九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

墓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宋濂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官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僨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于舟檣叢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去後五年甲辰

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没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

烈不自於後世敢請惟公勳業始卒宜載 國史余嘗待罪
太史氏不敢以蕪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
莫知遷徙世次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儕
輩畏服之歲癸巳仗劍謁
上于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虜其帥以歸
進攻全椒拔之郡寇據繆家寨公夜襲之寇散走
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
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
午從
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
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 命宿衛左右丙申
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
皆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鬬三日夜
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
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偕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
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 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
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公操弓鼓譟出入營壘
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一矢還 命守太平後四年遂遇
害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郜氏公與爲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
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
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
等善撫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
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爲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

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
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䑿漁人出竊負以走
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珥僦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棄江中孫
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
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偕行明年辛
丑二月達
上所孫氏泣抱兒拜
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
詔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衞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即
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
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

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爲人矣天不殄其後豈
不宜哉銘曰
雲雷遘屯宇區分篤生
眞人鎭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衞翕若雲誰其最雄
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礫羣盜猶麃麕大刀長戟屬櫜
鞬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
越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震遭者膽
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濆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爲
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征鼓艨艟蔽江躡鉤援
椎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戟
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齦怒髮上衝氣如烟叱汝賊兇
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憖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

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
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建侯賁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
宗祀天所敦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焞焞嗟爾來觀
萬子孫繼忠思孝愼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危公新墓碑銘

宋濂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其年月日始還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殁於　幰深懼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爲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無暇久未克論譔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採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爲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隲羣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函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亾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某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

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爲顯官少所稱許獨推伏公曰危君爲狀元庚戌相當老夫有媿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俱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耶縱加罪罪在操觚者業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湩一華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求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脩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爲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揖難公公片言析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勤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州構暖泉書院請額于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札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冑監以教化民彝爲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還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曆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袪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翥爲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

人稱爲雙璧其爲國子監丞也捐束脩鋟小學書及夏小正
經傳攷于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
相地授畧薙除荆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陞
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替皇太子受王冊故事
皇太子謁廟用牲醴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宫公謂克學曰儻
有遺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撤牲醴而以便服賀其擢
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
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曩加歹天曆初舉兵欲翊
戴明宗燕帖木兒伯顏等搆殺之公力爲雪其冤容城民魏
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
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
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

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
十兩爲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
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
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賑之所全活者甚
衆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
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
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讒殺其子
公憤之職既不可治乃爲文祭其子民悔愧後妻逃去人揺
手相戒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
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文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
情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叅議中書
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爲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

定任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誤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
花爲中書參政經略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爲禮部尚書
領曆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冗
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疏遠辭且諫曰今日
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
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使十名上中書
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爲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
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
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
賕欲緩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
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中令以制兵之權會中
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贓得罪獨賀丞相幹欒平章與公不與
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
也刑部尚書朶列圖兼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
欲擅發官囷糧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
都事倪晦與劉哈剌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幕府數以公事
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之會晦至燕
都囊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攟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
爲贓狀上中書公疑亟爲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
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
濟南羣盗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
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大無以報然參政長
者爲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孛
羅帖木兒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其藏盗贓盗敗徐就鞫案

巳具要官庇徐屬之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叅
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
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孛羅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史大夫
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鬭莫
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爲丞相治四川以擴
廓帖木兒爲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爲上
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爲然會丞相搠巴監
喪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署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
國朱文公爲齊國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
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庭公爲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蕡
事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爲文以少牢躬祭蕡

墓禮部員外郎姜頎使僞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爲奏官其
子京畿歉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勑募民入粟公以義
諭民聞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塡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
殿火順帝勑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爲
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
爲言遂罷其役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爲太祖肇基之地
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
上疏言鄭王某之冤公高其義補其子宣使時埜速達兒爲
省平章挾私憾殺右丞荅里麻巴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
禍且及即上章辯荅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
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失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悞
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擴廓帖木兒總兵以衛畿甸

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爲及再入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亾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沉溺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

國朝也

皇上嘗訪以元興亾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顱骨爲楊輦眞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爲祭器公言于

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制黃君昇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厲風俗者必爲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倉吏進祿米贏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勑書徵政院使禿滿達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爲公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放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出自公手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爲榮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藏于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

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放至正二十
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爲安慶府儒
學教授汸登仕郎大都儒學提舉亦前十年卒女六人一適
同邑曾侁堅之子也餘皆夭孫二人長太平夭次德童嗚呼
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
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
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
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亾
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
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乃生凝爲川嶽煥爲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
示象默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
奚何元輿朔方氣淳而龐駿烈宏謨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
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玆危公起大江西奧學醇辭
孰能與齊在至正初交薦而升敷繹聖經以牖帝明中原荐
饑黎首告病公跽而言民爲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宁
褒嗟曰維汝功往師成均滕訾有相化其嚚荒趨厥禮讓貝
葉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豸冠或爲宗伯
或居中臺或參廟畫孰寃弗雪孰害弗褒孰蠹孰姦弗除弗
嫓白之權之予之錫之剔之殛之扶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
是皆曰臣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耆老論亾屹如立山以
鎮四方疆土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姦肆威
盜秉國鈞畏公有言出爲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戕公駭而
吁吾何可袪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惶惶如涉失桴

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聆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 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可爲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斯文公文之純大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爲山孰深爲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元故翰林待制黄殷士墓碑　宋濂

皇帝登大寶之明年卽 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六十三年雖亳社已屋曆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選江南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纂修成書而 命翰林學士宋濂爲之總裁庶幾得筆削之公以副朕意中 書下其事濂等既奉 詔執筆唯謹而於黄公殷士之沒寘於忠義傳中殷士之高第弟子鄧東復來請曰國史繫天下之公法當嚴墓碑紀一人之私理宜詳懸綍有石願先生爲書之按東所造事狀殷士諱哻殷士其字也臨川金溪化原里人未冠謁吳文正公澄於郡庠公方類解小戴禮殷士撰書上公列諸家箋䟽得失若分黑白尋往學文於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三公皆江右人見殷士無不器重以遠大期之已而聞直清先生祝公蕃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鄱陽與同舍生王企不遠數百里往候焉一見之頃欣然有契於眉睫之間歸而喜曰哻豈昧其本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云爲惟心是監凜然若上帝之臨久之東游吳會以發越精神還遯羽陽山中既而嘆曰學者將用世爾柰何自秘耶乃走燕都受知中書參知政事朶爾直班公及丞相賀公惟一賀公當國授淮南等處行

中書省照磨遷國子助教陞博士特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
編脩官階奉訓大夫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
愛君晝夜不遑寧屢上䟽陳大計竟不報殷士方彈指長嘆
同列以從宜適變之機爲問殷士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今
日辟朝空宫以淹國卹吾之不能爲公存猶公之不能爲我
亾也盍亦各諗所安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都城陷
大明兵入城殷士謂其從人張午曰吾爲士子義不可辱國
汝幸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蒼黃大慟拾級
下救之見殷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絕遽負之以升歔欷言曰
今南兵不殺在儒臣尤所賓禮他日幸致富貴君何爲自苦
如是耶緘曰爲國盡忠未聞小臣而死社稷也殷士曰齊太
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殽使家人

歌舞爲驩環守至曰吳會大將軍徐公達下令凡勝國之臣
俱輸告身于官朝暮一見各署名于冊違則罰殷士聞之紿
午曰吾今知汝意矣汝言良是也可取吾告身來第吾慚見
同朝人必乘醉可往耳何所可致醇酎乎午大喜持錢出沽
闤闠中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冠裳帶舄列寘不紊殷
士死已久矣其壽六十一云午買棺以斂同知潮州事陳介
北山僧梓共營葬事以某月某日瘞于西山且刻石記之曾
祖某祖某父某皆力本尚農享上壽以終娶里中桂氏隱士
蘇之女兄也有遠識勸夫游學毋以家事自累無子而先沒
殷士既貴顯或勸求昏甲族以媒榮進殷士曰邶之共姜宋
之伯姬區區一婦人尚以節義自守況男子者乎吾弟幸生
男即吾爲有後矣性嗜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

歌 但 年 同 隨 十 北 祖 韓 既 之 男

音度和雅無愧於古四方士大夫多購求藏弆爲榮金華黃
文獻公溍於人慎許可獨推獎之不置且與之還譜系云嗚
呼天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豁海嶽以之而流峙
在人則爲忠爲義其人雖沒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之常
經國家之大防也有如毅士當元運將終誓與國俱亡從容
就死而無悔比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矣非其不昧本
心之學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褒崇忠義爲先
務
皇上卽位之初蔽自 淵衷卽 勑有司建元忠臣行臺大
夫福壽余忠宣公闕二廟以春秋奉祠事所以風厲於萬方
者
聖謨至深遠矣州郡或以毅士之事上 聞旌寵之典其有

不降下者乎 銘而列之非爲毅士也靈承
上意以勸世之爲人臣者銘曰
烈烈黃公元之小臣乃能爲國殺身成仁人所大欲壽爲最
貴孰能舍之自絕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毫髮有愧雖生
曷爲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
愧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有洌者泉其深無底奮身一躍
眼不見水精魄入地肯隨物融化爲白龍上朝帝宮尒死得
死百世宜龍鑑綬金章誰非臣子

音
文
呼
在
經
執
心
路
皇
夫
者
聖

不
上
烈
貴
曷
愧一
眼不
死百

皇明

碑

浡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　闕下上表貢方物

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御　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誕被

聖化思覲清光靡知忌畏輙敢塵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

天子以乂寧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強不敢淩弱衆不敢欺寡矜非

天子孰使之然也

天子功德曁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蹈而履惟

天子遼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詣
闕下以達其誠
上曰嘻惟天惟
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
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
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
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蘊珍寶者雲然而呈草木
之不華者蘼然而實異禽蹌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
聖人德教流溢于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爲
天子垠故矜奮而來覲
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于 華蓋殿既連宴于
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子內館罷宴 勑大官厚具獻
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貴人專接伴盛其班張豐其廩餼
入朝班次上公寵遇至矣踰月王忽感疾
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
差劇聞 上瘳喜見顏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
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朝覲
天子聲光卽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爲夷鬼所憾者受
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卽不起其以兒入拜
謝
天子誓世世毋忘
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
有八
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 勑有司治喪具厚卹典賜謚曰恭順遣

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
負荷
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
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已是
月庚寅以禮葬王于安德門外之石子岡　勑爲文誌其壙王父
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剌失八的妻曰他係邪子一人曰遐旺
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　賜以冠服玉帶儀仗鞍馬服物
器皿及金銀錦綺鈔幣甚厚　賜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鈔
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里微喏那沙
那那萬喏邪三人俾輔遐旺　詔有司立祠于王墓賁守墳者三
戶　勑建碑祠下　命臣廣製刻文臣廣仰惟
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
歸惟恐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繼集于庭歲以萬數浡泥王去中國
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爲難叩
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
其下以不忘
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
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聲爲
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由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倚歟浡泥邈處炎徼感
化來歸風騰雲趨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抃趌趌蹌曰
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
天子之祜戴天履地疇此懞忓稽首
大明適來獻誠

天子曰吁予統字內綏爾于寧惟德罔逮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德懷仁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靈發其藏不愛而出荏苒草木惟葉蓁蓁煌煌者華有奮其翼異禽和音鳴拂其羽走獸瀼麌亦蹌以舞國耆者曰 聖化所漸臣國雖遐臣心仰瞻

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旨云胡朞月疾忽及之奄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蕭齋死有弗忘

天子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逸西南諸蕃靡堪王匹生者誠歎沒有謚銘爵于王俶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王靈其永無斁王雖不歸王聞孔彰

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故亞中大夫寧國府知府陳公之碑　楊士奇

公諱灌字同故廬陵城北吟谿里儒家祖以章父天經皆以學行重鄉里公生數歲而孤事母孝時已卓卓有鉅人志讀書一目數行而穎悟絕人族長老器之為延師教之師不能應所求往往引去然益自砥礪嚮進既冠睹元綱日壞私憂世且亂去習兵法環所居皆良田築為場圃而樹木焉人初莫測其意數年木蔚然行列而四方寇盜蜂起遂募義勇以保障一鄉日屯聚士馬而號令指麾於其間隱然一良將其教練有方撫綏有道人人為用時江西諸郡多陷於寇環其鄉數十里獨賴以安者七年然志在保境而非有所圖利也陳友諒既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者強禮致公與俱至九江公睹陳氏不足有為也去之甲辰春

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

高皇帝與語奇之留帳下數日公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聽納遂擢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冬入 朝改中書省左司

都事遂陞郎中明年陞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徐達北征以公贊軍事既克泰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　朝廷遣使勞之命總制眞州軍事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階亞中大夫下車首詢民隱爲興利除害增修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敎俊秀士習一新建祀典祠壇及驛館百廢皆擧爲條格革兼并之俗覈欺隱之籍　朝廷取其戶帖一事行之天下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爲患公親爲規畫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于今賴之宣歙二水暴溢平地猝數丈民危懼計無出走致巫覡禱神水勢益甚公曰巫覡焉知事神躬禱于敬亭山神水患遂息所轄宣城諸邑踵元季之弊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公至有發其事者於是典司者皆忷忷懼得罪公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

奸也諷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盍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刼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其辭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擬引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八人悉同法府佐幕初皆難之後卒如公議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減論公風采凝峻訟者至庭片語之下情僞莫遁故人咸畏服而其爲治務寛厚崇禮敎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行焉既得代當去百姓耆老壯少皆有戀戀不忍去之意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不讓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是年夏奉命督軍餉詣北平民胥悅趨事又明年還京師省臺達官相知者爭欲薦於朝公皆力辭遂謁告歸省先墓割田三頃建祠堂作義塾以訓宗戚子弟居無何被　召至京師未命卒於旅次洪武四年某月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秉清介之行重義輕利族姻鄉鄙賴之有急竝

赴濟助閭遇朋舊患難狼狽倒囊齎周之雖屢不厭非才行兼有者歟子男三鄺卓坦孫男三誠謹謙皆稱公之後坦尤忠信務義公没將六十年坦介　越府長史周君忱求書公平生于石余於公同郡知慕公久遂考長史所爲公傳及以聞諸鄉之君子者叙次之而系以詩曰

猗嗟陳侯瑰瑋踔絶才邁羣倫識亦閎達越在童冠鉅志嶷嶷有書有劒萬衆奚敵羅時孔棘衆懷兢兢奮庇其鄉屹如堅城孱弱盜名撓臂去之天之所與稽顙來歸軍門之言敷臣之忠惟
聖聰明日照海容簡其才猷以贊政府匪直禅文亦既輔武宣城名邦寔
帝之畿嘉其愷悌以寄婷婺植之黍稷旗其稂莠民曰陳侯汝孚父毋仁以爲育義以爲教民曰陳侯汝時杜召遺恵在民永思無斁遺澤在嗣世率于德猗嗟陳侯惟吉之英吉世有人視此刻銘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飾詐爲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阯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旣逮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
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
遂并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
悼惜又相與出貲斂殯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
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其鄉
其源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仕
南唐爲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
伯君崇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

官同知黃州府入爲翰林院編修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
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
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潛次混潛字
用之自幼好學警敏疑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
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
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
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谿僻遠過
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甚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
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辯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
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
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
勸撫字稍暇輙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

校興流徙來歸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卽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瀅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猺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卽獸怒跳蹶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授承務郎　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　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賛善進儒林郎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衆事殷特命　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决莅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

上召問具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爲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賔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箴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盖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闓爽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

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譪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誚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粲楫榆皆知務學東粲皆舉鄉貢朱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劉準孫男幾其其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余銘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楩楠之蒼蒼可車可梁璽瑴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嘗嘗爲善罔祐顏短跖長從古則有

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傳者其永不亡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司戶叅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叅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絶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者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redacted]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仰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

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
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
學一日 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
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
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
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
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
言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
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
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
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
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
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大常非可以肆
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
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
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
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
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
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
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
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
宜 勑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
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
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
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公入部堂索皁隸
語嬉慢非禮
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
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
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又慮公少溺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
器者晩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 朕於爾義則君臣
恩同父子其歸蓋盡忠於古人後十年來朝 朕大用爾遂侍父
歸公天分高又感
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 詔旨遂謫河州
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
大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旣見置諸 左右深信任之時
朝廷詔勑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
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 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
股肱也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
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
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
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
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政交阯八年入奏事時
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瞯
上遠出覲
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
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
仁宗皇帝臨御特　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公仕前

後不十歲爲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
席未暖初修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
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
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
其泛愛者終不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
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
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
畏彊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
叱興　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
俛首斂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誤公在
上前率引爲已過明於知人

太宗嘗與論羣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 命各疏于下十人
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
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
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
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
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
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 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
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

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
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
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
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絶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
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
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
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
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之不虞楩楠百尋其寸之蠹寧見揭
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目競瞻望以忻快何民沒之遄疾于將

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

墓碑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儼

歙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瘞十有四年其曾孫順書其事來北京介予鄉人胡思名詣吾廬拜而乞銘將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懇而意誠乃敘而銘諸節婦之父曰遷輔世爲歙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罔有闕遺相其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六無嗣乃以其兄呈甫之次子榮爲後榮在乳哺撫育盡其心及長教訓之以義惇然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具長幼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經營於節婦

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避亂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面憂戚之色而姑安之
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僮奴營舊業土田日墾物産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郡邑以其事　聞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卒實永樂丙戌十一月四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歷甲子五百九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塟歙北新州之祷平里祔其夫之墓子一人榮也孫二人長仁次祥女二人長適孫善古田知縣次適呂士賢曾孫三人長郎順次堅次保女四人玄孫十一人曰善曰求曰惠曰文曰忠曰希曰政曰淮曰信曰杭曰勝女六人嗚呼洪範五福克全者難五福以壽爲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孫者有之及曾孫者爲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况婦人之行脩於閨門人莫得而知至其終身則可知矣若節婦自少喪其夫守志以終其身始終如一日其享期頤蕃子孫揚休聲而垂世範者宜哉天之與善不誣矣銘曰

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之志不可奪行皦皦兮女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滅

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墓碑

楊榮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志道閩之先輩君子也其德義學識爲當時尊尚子恒以生晚不及親炙爲恨公之孫隆以前刑部主事劉子欽所述行狀來請銘予讀之慨嘆先輩之不可

及尚敢銘公墓乎然以隆之請堅確弗可得而辭也按狀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始居古田之梅溪至公曾大父世延再遷邑之雲津坊一清先娶廖氏生三子頤興野俱幼而廖卒繼娶陳氏有賢德訓育廖所生如已出陳既有娠一夕夢小兒擎荷葉向月而拜覺而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燁煜襁褓中即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難之以對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歆羨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得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于韓古遺越五年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初任黃巖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寇殆盡民賴以安繼陞眞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丁内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爲兵所阻教授淮南者十年王鈍石光霽皆其門人也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祖考皆贈官祖妣賴氏母廖氏陳氏妻宋氏皆淸河郡夫人既入

國朝拜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多所裨益賜誥褒諭恩賚特厚焉洪武已酉夏六月奉

命齎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于　朝且敎其世子服三年喪幷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　朝廷嘉之賜以敕書比之陸賈馬援幷御製詩八篇以奬諭之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

日也公生於元大德辛丑四月十有五日至是春秋七十其
在安南八閱月著書不少倦臨終自爲挽詩意豁然也訃聞
敕禮部遣官歸其柩所過有司設祭仍給在任三歲祿以贍
其家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邑之極樂山初娶大原宋氏生子
四人烜燧煒煜繼娶大名宋氏生子炬烜燧煒早世煜以明
經舉湖廣蒲圻知縣炬以茂才薦任江西新淦知縣官至刑
部員外郎竝著政績孫男七垣圻埴坦埏塤壇埏任南雄保
昌儒學訓導更名隆煜之子也公所著文有翠屛藁淮南藁
南歸紀行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故翰林學士金華
宋景濂劉陽劉三吾皆稱公之文章瑰傑迥出流輩而非後
學所及其尊敬仰慕于公者甚至予以末學又安能稱頌公
之遺德哉因不揆蕪陋而爲之銘銘曰

世德相傳厥爲名族固始徙閩肇于光祿積善流慶懋毓文
儒鬱如喬松温若美瑜富有才華早登科第敭歷中外英聲
歘起際我
皇明奉職詞林用弘裨益恩眷彌深使節煌煌遠臨交阯夷
俗丕變
龍顏以喜　寵命方降訃音遠來　天語興嗟失玆良材爰
歸其柩復卹厥家生榮死哀綽有光華墓門有碑以昭厥德
維公子孫永世承式

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致仕胡先生墓碑

楊溥

正統八年八月廿七日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致
仕胡公顒菴先生卒訃聞　詔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制得

立碑其子暕昭奉江西叅政張君居傑所述行狀走京師請
文余與先生有斯文之誼不可辭先生諱儼字若思世居臨
江之新淦元末徙南昌先生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
父虞部員外郎汝器及游鄉校從郡中諸先輩講學若書若
琴若詩文皆有傳授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醫
卜皆通其說先輩皆稱許之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
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松江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改授長
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　詔許之改饒之餘干自是著爲令
己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壬午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聞先生名召試之稱　旨特授翰林檢
討尋陞侍讀直　內閣　朝廷推恩封其父母妻室永樂甲
申陞左春坊左諭德兼官如舊是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庚寅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春以疾辭加授　太子賓客致仕此其歷
官也先生筮仕華亭時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
實學勵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
暑不廢華亭長老皆稱重之謂先生必大用其在餘干如華
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多宰桐城以愛民爲本凡可便民
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爲害傷民物
乃齋沐告于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
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
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
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十人入翰林時
朝廷選任儒者若江右解大紳胡光大楊士奇金幼孜永嘉

黃宗豫福建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生在衆人遇有顧
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及兼宮
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
去　詔奪情道過南京見
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爲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
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朝之公卿大夫咸推敬之
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邊先生爲言其情有可矜
者乃得免先生雖掌國學　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
太祖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未嘗
去館閣令桐城時嘗爲湖廣鄉試考官其去取有公論在國
學遇
太宗皇帝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賜賚優厚縉紳榮之

此其宦績也乞致仕　賜璽書褒美復其子孫賜寶楮爲道
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還先生閒居廿餘年日與學者講求
性理之學親藩禮遇之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而先生未嘗
一言及私自處甚淡薄歲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遜韋丹廟請
春秋致祭修白鹿書院此其處退閒之有道也先生達於報
施之理凡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
患於人羣倫中有不合卽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此
又其守身之槩也其爲文以理爲主不尚辭藻所著有頤菴
詩文若干卷行於世考直翁累贈朝議大夫贊治少尹國子
祭酒兼翰林侍講妣王氏累贈恭人配張氏累封恭人嘗受
命婦冠服之賜子男三曰玘早卒曰暕曰昭女六人曰淑柔
適劉瑱曰淑熙先卒曰淑美適王恒曰淑哲適毛宣曰陽貞

適李超宗曰慶貞適孫景暋暋士人孫男四人譚詢訥詵孫女四人曾孫男二人先生臨終命斂以時服嘗卜城南懸榻里爲壽藏明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葬之門生楊溥爲之銘曰

繄古有君子觀光于　朝爲國之賓及老而歸儀式後學師道聿尊是爲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噫先生其人也

故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羅公墓碑銘　王英

太宗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入正大統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政事尤夙夜孜孜廣求賢才以圖治理歲甲申廷策進士得四百七十二人取士於斯爲感而選入翰林績學以俟擢用者得二十八人當時以爲遴選之至與其選者吉水羅公尤卓然有所抱負者也公諱簡字汝敬性穎悟方七八齡賦詩輙有奇句稍長受經於仲兄汝弘窮探博究旁及百氏之書學以大進補廬陵邑庠生遂舉于鄉第進士與選入詞垣是時嘉祥疊見朝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篇短章詞氣浩然超出同輩擢翰林修撰扈從　車駕巡劇北京所經山川風俗多有歌咏九載陞侍講修

高廟實錄賜襲衣寶楮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公言時政十五事降雲南道監察御史且令掌道蓋公所言過直故降官然亦以其敢言有學識使歷風憲可大用也公執法持正理寃獄多平反者

宣考嗣位交阯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出境矣衆止公勿往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退

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
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獻金又奉表詣
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暠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暠已
死乃張筵列女樂設宴公叱曰暠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
破其尊罍樂器時天晴忽陰雲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
貢方物表謝還　朝督兩浙漕運奏減荒田稅糧陝西言邊
地腴田爲權豪占奪致糧儲不充士有饑者命公往理之公
劾守將之貪暴者取田爲權豪所占者經度頃畝均與細民
糧賦倍加邊儲充足增置倉庾立輓運之法省民勞力又奏
置河渠提舉官專掌水利而邊臣不得爲姦利者輙加誣謗
公還　朝言之詔勿問命公復往今
聖天子卽位之元年西虜有寇邊者遣將追捕公督糧餉至

紅子城之地忽遇虜飛矢如雨中公左髆墜馬虜環聚以鋒
鏑加其身欲害之一老酋與衆疑語良久乃舍之而從行吏
卒皆被害方公之遇虜也運餉者遥匿草澤中見衣緋者數
人在公左右若衛取之狀及公無恙咸以爲神助云公在陝
久有言其多疾者　召還賜致仕及賜鈔給驛舟還鄉時正
統三年五月也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終享年六十有八訃
聞
上遣官賜祭葬里之竹園陂山考養蒙先生墓之左也公質
脩偉多鬚剛果善裁制繁劇與人論議或異已輙叱咤而其
中坦夷不匿宿憾事親孝謹處兄弟和教子姪嚴交朋友以
義爲詩歌文章下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止遺槀悉藏于家
羅之先居錢塘中葉諱翰者爲吉州刺史因家郡城之印岡

再世徙吉水之桃林宋寳祐間諱某與其子某同登進士所著有鶴林玉露傳於世至公之曾祖諱某祖諱時中俱有學行時中贈工部侍郎父諱養蒙號耕樂翁工於詩詞累贈通議大夫工部侍郎妣李氏與祖妣蕭氏俱贈淑人公娶李氏蕭氏子四人敩先卒次敭敏致孫男八人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二人公致政而歸也杜門不出以吟咏爲樂而鄉人以公仕久多蓄積嗇於散金及没棺斂之外囊篋枵然皆歎其操守不可及也公之諸孤既奉狀以墓碑爲請而從子孝感縣令勉學來京師泣而言曰先叔教養諸姪其恩不敢忘刻碑當竭力其請益至予與公同年同選入翰林同官于 朝相知最深誼不敢辭銘曰

於皇
太宗聖德隆崇儒用賢昭治功詞苑濟濟來羣龍公志卓越先奮庸擢職太史文最工播厥歌頌聲渢渢一封諫疏達
九重要簪豸角馳青驄臺端凜凜生威風司空貳卿品秩崇持節遠歷銅柱東蠻酋稽顙俱服從經理西陝勞厥躬田疇均一兵餉充中遭醜虜如聚蜂神庇公不罹其鋒歸休林壑巢雲松安榮佚樂以令終竹園山高馬鬣封巉巖千仞石可礱刻銘昭德垂無窮

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墓碑銘

錢習禮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下 明詔搜揚側陋思得天下材智之士以共新治道而尤嚮用儒術來樂癸未 廷試取士四百七十二人在位二十二年凡以科取士而咸稱是科得

人爲最盛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昌祺其一焉公少
負材器志於用世繇郡學生以明經取進士第簡入翰林爲
庶吉士性素介特至是益自檢飭達官勢人未嘗謁之私第
會修永樂大典禮部奉　詔選中外文學之士以備纂修公
在選中例凡經傳子史下及稗官小說悉在收錄與同事者
僻書疑事有所未通質之於公多以實歸推其該博精力倍
人辰入酉出編摩不少懈退復以其餘力發爲詩文應人之
所求者皆典贍非苟作隱然聲聞館閣間書進被宴賚擢爲
禮部主客司郎中部凡四司主客視他司最煩劇官難其人
公以明敏濟之不怠剸治其劇庭無留事退視其私一室榤
然無長物俸不足以供費泰然不以屑其意堅苦礪節時流
少與爲比尚書呂震有巧佞材倚被
主知狠愎自用專以嚴憚下人羣吏莫敢仰視漫易僚佐少
忤其意者輒中傷之衆皆側目而待公特異有所承稟色詞
俱溫始終不少衰　駕幸北京
仁宗以皇太子監國兩　命權知部事行在吏部奏藩憲員
闕
太宗命簡兩京朝臣有材望者補之
仁宗舉公等若干人應　詔寘于禮部予道里費至郎陞爲
廣西左布政使朝野榮之廣西地極南徼谿洞猺獠時出剽
掠邊氓苦之公至而威望凜然狙伏深阻不復出爲民患境
內晏安政務脩舉尋丁外艱去官吏民皆追思之服除入覲
仁宗在位言于朝曰此佳士良不易得在列諫聽退而相與
嘉歎不已先是河南連歲旱蝗民多死徙

太宗震怒被災郡縣有司不以上聞者悉逮寘于法思得人
以撫安其民改公往涖河南被 命即就道既至宣布
主恩疏滯舉廢捄災卹患憫下窮纖豪猾去貪殘方岳之政
所當舉者悉盡心焉質明起眡事日入方息居數月政化大
行聲績茂著後丁內艱歸服喪河南荐饑本司累奏起公治
之
宣宗命奪喪乘傳赴官爲治如初勤勞倍之因感風疾往往
增劇不待引年堅乞致其事 詔報可之既歸而先廬僅庇
風雨服食淸約如寒士伏臘不充處之裕如居雖密邇郡城
足跡未嘗至公府守長於政務有所咨決極言無隱因其言
民陰受其惠者居多病間輒書不去手吟咏自娛遠近有求
文者應之不倦一日疾革遺訓二子惟以力學脩身爲言餘

無他語翛然而逝時蓋景泰壬申二月二十五日距生洪武
丙辰六月二十六日壽七十有五公諱禎昌祺字也僑菴白
衣山人運甓居士其號也李氏世家金陵宋南渡有諱義者
仕爲郎中扈從隆祐太后南上留居吉水之烏江元時諱某
者烏江徙居郡城之吉陽門又徙今之螺川巷因爲廬陵人
曾大父道華大父充國皆隱不仕而以行義稱父伯夔力學
工詩名聞當時母劉氏公生資稟英悟早即嗜學成童屬對
賦詩語出驚人弱冠爲文藻思溢出蔚有老氣不惟一時材
俊若禮部侍郎曾公子棨輩相與頡頏名聲不相上下鄉之
老成人亦皆駭其文識謂必顯於世平生所著詩文有藁若
干卷藏于家平居孝弟友順出於天性恤孤赴難皆盡其力
元配艾氏繼配劉氏皆有淑德艾氏早世女一人以妻郭孚

俊劉氏子二人長曰宣次曰定篤志力學克傳儒業今補郡學生將决科取士矣女二人以妻陳雅量朱貞符孫男五人女六人墓在縣之紫雲山招義院之西從先兆也定奉事狀來謁銘以刻諸墓隧之碑於乎昔之所謂大臣者委身狥國夙夜憂勤以任天下之重遑恤其私故宋杜正獻公身至大拜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范文正公晚參大政妻子僅給衣食至其歿也家無以爲喪公任牧伯身寵家温固其宜也而乃俛盡厥職空乏以終其身所謂貴而能貧揆之二公夫何媿哉眂彼顧利冒恥不爲公議之所右者其賢不肖何如哉因定之請論次公之里系官閥蹈履之詳爲銘以刻諸貞石又何媿詞銘曰

聖明御極宵旰渴士　天心純佑俊乂雲萃奮庸于朝布列有位効其智能稱厥任使公起茂科立躋顯仕兩殿大藩所至稱治去其煩苛泚以簡易招徠罷氓俾安田里震疊遠夷綏靖邊鄙惠洽羣黎威憚健吏威惠竝施本仁輔義夙夜孳孳踰成化理先民有云國之利器牖下告終得正而逝蝸蟠豐碑表厥墓隧昭其民庸垂示來世

第35798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園短大図書館
928
コ
17